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3160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3163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李锐等著

页数：33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前言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，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。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，这间收发室，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的一间收发室，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，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，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，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，等待编辑们的辨识。很多年中，从邮局、收发室、到编辑部、印刷厂，再回到邮局，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，像链条，周而复始地转动，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，经过它的转动，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。

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，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，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，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。

《收获》的历史，早已超出它的自身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，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、创作谈，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。

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，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。

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，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，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。

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——早在1957年7月，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，到1979年以前，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，它发表的作品，诸如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茶馆》（老舍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（李英儒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杂色》（王蒙）、《美食家》（陆文夫）、《烟壶》（邓友梅）、《人生》（路遥）、《人到中年》（谌容）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（张贤亮）、《三寸金莲》（冯骥才）、《我爱比尔》（王安忆）、《麦秸垛》（铁凝）、《虚构》（马原）、《极地之侧》（洪峰）、《活着》（余华）、《妻妾成群》（苏童）、《信使之函》（孙甘露）、《顽主》（王朔）、《迷舟》（格非）、《枣树的故事》（叶兆言）、《年月日》（阎连科）、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（池莉）、《奔跑的火光》（方方）、《东藏记》（宗璞）、《务虚笔记》（史铁生）、《秦腔》（贾平凹）、《平原》（毕飞宇）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（迟子建）等，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，更重要的，它所呈现的，不仅仅是作品，更是标准、原则、精神，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，得以确认、延续和发展。

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，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，《收获》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，把《收获》视为一面旗帜，应不为过。

尤其在今天，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，文学家也不例外，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，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，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、内分泌失调，唯有《收获》的高贵、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，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。

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，但在这个时代里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。

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。

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，试图通过《收获》的个案，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，但因时间、精力所限，始终未能如愿。

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，起于2007年，《收获》创刊50周年的时候。

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、整理、编选，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，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，它是一部回忆之书，一部史书，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，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，因为它给我们希望。

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，使我在2007年春天，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。

我们通读了《收获》50余年的全部作品，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，又不受时代的局限，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，这是我们权衡取舍的重要标准。

当然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，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，最后不得不割舍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但无论怎样，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，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，为此，我要感谢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，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。

我曾经试图去掉“50年”这一时间界定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，因为我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，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。

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，我想，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。我毫不怀疑，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救助我们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内容概要

《无风之树》是李锐的一个长篇，应属于文革叙事，也是乡村叙事。小说采用了各个人物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，用作者的话说他是反对启蒙的立场，让低层的人有发言权，自己言说自己，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但实际上这种叙事方式只是一种全职叙事的变种而已。

小说的叙事语言是改造后的书面化的口语，没有用当地人物的方言，当然作者也说了，用当地方言小说将无人看得懂。

但这样一来就很难真实的表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了。

所以从叙事角度和小说语言的角度上来看，作者存在矛盾，作者将意图贯彻的不彻底，虽然这里的确有现实上的困难。

《九月寓言》是作者的巅峰之作。

一群人不停地行走，不断地寻找。

他们看似漫无目的，却又一次次地拒绝，拒绝着生命可承受的轻与不可承受的重，莫名而又固执地拒绝着一切。

始终有盏灯亮在遥远虚无得不可及的地方，他们想在茫茫的黑暗中找到哪怕是微渺的一丝光明。

生命中的激越之爱、相濡之情便是这光与亮，让我们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平淡如水地走过。

瞬间与永恒，凝固与流动，刹那间融为一体。

这是一部寓言化了的历史、现实与未来，不啻为人类群体走向的最为生动与具体的诠释、注脚。

智慧的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感到一种隐藏于作品深处的体系，一种类似于能为“家园”遮风挡雨的情感护罩，模糊难辨却又分明存在，与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福克纳的《八月之光》有着殊途同归、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这是一种很难用言语来传达的深意，每个人只能独自去面对生命中的绝望与希望，默默体味人世的沧桑与温暖。

张炜便是守护着情与爱的家园，不断流浪着的拓荒者；恰似他笔下的人们，不断地询问着：我们从哪里来？

我们是谁？

我们往哪里去？

每一个真实生活着的人，又何尝不该如此？

《九月寓言》是部撼人心魄的作品，读着读着，你会惊叹得窒息。

你得不时间或地搁下早已打开的书本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伫立窗前向远方凝望一阵。

那是一段沉重与空灵相倚相存的历史，甜蜜而辛酸，让人不由颤栗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书籍目录

无风之树九月寓言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章节摘录

无风之树李锐 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着那面迎风招展的旗子，对众僧解释世界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

” 政治家毛泽东宣布说：“阶级斗争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”

” 矮人坪村生产队长曹天柱无论高兴还是生气，都只用一句话总结世界：“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！”

” 拐老五在人生最后一瞬间总结世界的时候，只用了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其实只是被他弄出来的一个声音，那只被他坐了许多年的小凳子，在倒下去的同时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响声——“咔当”。

—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土崖的下边，看着远处的背影。

一步一颠的，越变越短，先是腿不见了，然后是腰和身子，最后灰黄的塬畔上只剩下一颗晃动的头，只晃了两下，头也不见了，像是沉进了一片看不见底的浑茫的深渊。

他想，刘主任这是下沟了，得下十五里。

他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，他就在心里骂自己，你他妈哭个啥呀你！

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呀你！

可还是没忍住，眼泪还是流了下来，嘴角上咸咸的。

他死命地咬着在嘴里流来流去的咸水，对那个已经根本看不见的背影在心里叫喊，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丧失立场，我是来改天换地来的，我爸爸是烈士，我是党的儿子，我跟你怎么能一样？

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。

你哪知道呀你，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。

你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？

我必须得做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！

你别以为我不敢干！

太阳早就沉下西山了。

浑茫的土塬上弥漫着折射过来的冷澈的青光，暗幽幽的。

天很深，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也很深。

辽阔的空旷之中，你分明能感觉到漫天的青光压下来的分量。

土崖顶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呀呀地盘旋着，把空旷和寂寥一声又一声地编织到崖顶的枯林里。

他舔舔嘴唇，又想，刘主任得摸黑了。

插在衣兜里的手一直紧紧地捏着那几张叠起来的纸，刘主任把这几张纸递过来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，苦根儿，给，这是几张空白介绍信，你可别小看了这几张纸，这是公社党委对你的信任，是党给你的权力，你是烈士的孤儿，党就得依靠你这样的接班人。

他没说话，翻起眼睛看看刘主任。

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可刘主任想和他绕个弯儿。

刘主任说，对，不叫苦根儿，叫赵卫国，赵卫国同志，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情就全靠你了！

将来要是需要搞个外调，到县委办个手续啥的，这几张纸就能顶事，还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公社反映。

公社党委早就知道你的入党申请了，好好干，在大风大浪里干出成绩来，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！

刘主任说得很慷慨，说完又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还把手伸过来在他肩头上使劲拍了拍。

他还是没说话，还是只把眼睛翻起来，心里一阵雷鸣电闪。

我用不着你给我打气，阶级敌人是明摆着的，我一把就能把他揪出来。

我来这儿已经六年了。

我是主动要求来这儿的。

你们哪能理解我？

我就是我爸！

我替我爸来改天换地来了。

可你为什么非要睡到暖玉窑里？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暖玉和阶级敌人睡，你来了又和暖玉睡，你当主任的和阶级敌人睡一个女人，你叫我怎么斗争？你还介绍我入党呢你，你自己就不够格儿！

刘主任很仔细地着他的眼睛，刘主任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弯儿自己不能再绕了，绕不过去。

刘主任再一次笑起来，刘主任现在只好自己对自己笑。

刘主任说，你还小，还没娶过媳妇，不知道熬媳妇是啥滋味儿，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呢。

暖玉那儿收拾得又干净，饭又做得好。

咱这穷地方，把革命工作做完了，就没啥干的，就没啥娱乐的。

我来矮人坪下乡，哪回也是住暖玉那儿，暖玉院里是两孔窑么，我住一孔，暖玉住一孔么。

行啦，就这么个事，你就别盯着我啦，还是把这回的阶级队伍清理好吧。

刘主任终于说出来想说的话，终于不再绕弯儿了。

刘主任说完了想说的话，摆摆手，走了。

走了几步又转回身，刘主任说，卫国，咱们光说清理阶级队伍了，上回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到底行不行？

你咋也不回个话？

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，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添满了胸膛，他挣扎了一会儿，才从这紫红的愤怒和尴尬中挣扎出一句话来，他直盯盯地看着刘主任说，我不娶媳妇，女人都是妖精！

刘主任就又笑了，你看你这孩子，我不过是替别人问问，就这么大的火气？

不愿意就算啦，也好，一心一意好好搞运动吧。

说完，刘主任就一步一颠地走了。

他就站在土崖底下目送刘主任。

从西山背后折射上来的阳光，又清冷，又干净，把冬日的土塬照得空空荡荡的，冷冷清清的。

空荡清冷之中一眼就能看出上百里远。

头顶上，乌鸦们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。

他没抬头看它们，不用看他就知道，飞来飞去的乌鸦一共是七只，六年来他在村口数过无数遍了。

原来是五只，现在是七只，总共只有七只。

飞来飞去乍一看好像挺多，其实就是七只。

可为什么是七只不是八只呢，那一只单的怎么办？

跟谁搭窝呢？

年年下蛋，年年孵小的，孵出来都上哪去了呢？

都叫蛇吃了吧？

肯定有条胳膊粗的黑蛇缠在树杈上，张开大嘴，蛇信子老长，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都吞了，小鸟们连叫唤一声都来不及，真可怜呀，太可怜啦，这么多年就活了两个。

鸟们就不知道飞，远远的飞走不就完了吗，咳呀，六年才活了两个，六年得多长呀。

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？

你们怎么能理解我？

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。

你都知道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了，你为啥还要睡到暖玉窑里，你还是领导干部呢，你咋这么不争气，你咋这么没立场呀你？

！

我入党不用你介绍，娶媳妇也不用你介绍，你哪能理解我呀你？

你哪知道呀你，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。

你别以为我不敢，我非做了这件事情不可！

即使我不做，赵英杰也会做的，赵英杰会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件事情干到底的！

四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，一切都深深地凝滞在冬日无风的黄昏之中，深深的凝滞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苦根儿心里翻动着的电闪雷鸣，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苦根儿脸上那些咸咸的眼泪。

沿着刘主任刚才走的这条小路向东，走十五里下到沟底，然后，沿着一条能走马车的土路再向东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，走一百五十里，中间还要找个村子住一宿，然后，就能走到县城，走到他当年上小学、上中学的地方。

他就是在那儿成了烈士的孤儿的。

后来，他也就是在那儿碰见了那位作家，才下定了决心，要以父亲为中心人物写一本长篇小说，要以长篇小说中的父亲为榜样，到这个吕梁山最偏远的矮人坪来改天换地的。

二 一抬头，我就看见他裤裆里鼓鼓囊囊的。

还是主任呢，还是国家干部呢，就连这么一阵阵都憋他娘不住啦。

憋不住你倒是去呀，暖玉的门槛没叫你给踢平喽？

暖玉的炕皮没叫你给砸塌喽？

哪一回矮人坪你不都是直奔暖玉家，睡了暖玉才开会才办事吗？

这一回可倒好，一进村就奔我来了，我弯腰放下斧头就看见了那双干部鞋，就知道是他。

矮人坪的人哪有穿干部鞋的？

都穿方口鞋。

我撂下手里的木柴，堆出满脸的笑。

我说，呵呵，刘主任来啦！

他说，曹永福。

他不叫我拐老五。

叫我曹永福。

我就知道坏事了。

我说，刘主任到家里歇歇，喝口水吧。

他不说喝，也不说不喝。

他说，曹永福，我这回是来清理阶级队伍来了。

我说，呵呵，公家的事情就是忙，就是多哩，哪能不清理清理。

那个裤裆就抖起来了，就听见刘主任哈哈一笑，我扬起脸来就看见一排牙，牙里面都是叫烟卷熏得乌黑一片，像是抹了一层黑釉子。

我就知道，人家要清理的其实就是我。

祖宗的，跑了的都是好人，逮着的都是贼。

当初要是我也跟上我大哥跑了，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，咋清理？

刘主任说，哈哈，曹永福，矮人坪要是没有你这么个富农分子，这阶级斗争、政治运动啥的还真没法子搞啦。

你还是真有用啊你。

我就说，呵呵，呵呵。

后来，我就看见了刘主任挎包里的那个酒瓶子。

暖玉说刘主任每回一进门就掏出一瓶午城白酒来，朝炕桌上一墩，嘭，刘主任就说，咱这穷地方，没啥干的，也没啥娱乐的。

然后他就不走了。

然后他就喝酒。

然后他就把暖玉的衣服左一件右一件的扔得满炕都是。

然后他就把暖玉架在自己大腿上，脸对脸的使劲儿。

暖玉说他颠得就像是一匹疯马，颠得她头昏脑涨的能死过去。

暖玉说，他一边颠一边问，还是就问一句，除了我你还和谁？

除了我你还和谁？

除了我你还和谁呀你！

暖玉说，我头晕得能死过去，哪顾得上说话呀。

我就不爱听暖玉说这句话。

你狗日的美得能死过去，你就盼着这个，天底下的女人都他娘的盼着这个。

暖玉暖玉，你咋就不想想矮人坪的男人们伤心不伤心呀？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矮人也是人呀。

我看见了那个酒瓶子，我就说，呵呵，刘主任回家里歇歇，喝口水吧。

刘主任没说话，一转身要走。

我说，刘主任，我这儿还有几个鸡蛋呢，你拿上下酒吧。

刘主任说，行，吃完了饭，我还得给你们传达中央文件，这一回的运动得正儿八经地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搞。

毛主席早就说了，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。

”这回矮人坪就得抓你这个反面教员啦。

我说，呵呵，那是，那是。

刘主任瞪起眼睛，那是啥呀那是？

这事情没有你富农分子插嘴的空。

拿鸡蛋去吧你！

我就笑了。

我没告诉他，要是我这个富农分子没有了，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，咋清理？

看你那中央文件干啥使去？

你光知道急着去暖玉那儿，你知道每回暖玉咋给你倒的酒吗？

你这午城白酒哪一回也得有二两给我留着。

暖玉一边给我倒酒，一边说，拐叔你心眼儿真好，你真知道心疼人啊。

暖玉一边说一边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哭得人心里软得呀，恨不能把天底下的好事情全都给她端到眼前，好让她能笑起来。

这事情你知道吗你？

你压根儿就没见过，你压根儿就不知道。

你瞪啥眼啊你，你鼓着个裤裆，我还不知道你急的个啥。

天柱早就说了，牛是队里的，地是队里的，暖玉也是队里的。

你个当主任的来一回白用一回暖玉，你就不嫌寒碜？

我们供着暖玉，养着暖玉，那是我们矮人坪的男人们愿意，那是我们心甘情愿。

你算啥呀你，端着公家的铁饭碗，还又跑到这儿来抢别人的。

你是主任，谁抢得过你呀。

你当我愿意跟你说话呀，你恁大的个，苦根儿也是恁大的个，跟你们说话就得扬着脸，扬得我脖子都酸啦。

你们这些人到矮人坪干啥来啦你们？

你们不来，我们矮人坪的人不是自己活得好好的？

你们不来，谁能知道天底下还有个矮人坪？

我们不是照样活得平平安安的，不是照样活了多少辈子了？

瘤拐就咋啦？

人矮就咋啦？

这天底下就是叫你们这些大个的人搅和得没有一块安生地方了。

自己不好好活，也不叫别人活。

你们到底算人不算人啊你们？

你们连圈里的牛都不如！

三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二弟那一脸的吃相。

二弟到底放下了饭碗，两只手捂着肚子哭起来。

放下的饭碗里还有半碗面条呢，榆皮面对得太多，红棱棱的，都看不出玉米面的色儿来了。

二弟捂着肚子叫我，姐，姐，我肚子疼，要疼死我呀，姐，要疼死我呀！

我扭头看看爹，爹已经吃了六碗了，又端着碗站在锅边上了。

娘正把脸埋在那个粗瓷大海碗里呼里呼噜的咽面条，娘已经吃第五碗了。

我一口也没吃，我一口也吃不下去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我就穿了那一身红衣裳，顶着个大太阳坐在那个板凳上，看他们吃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吃下多少面条去。

大太阳底下看不见人脸，就听见一片呼里呼噜的响声。

二弟捂着肚子叫我，姐，姐，要疼死我呀，要疼死我呀，我活不了啦。

姐！

我就从那个板凳上忽地站了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板凳哐地碰倒了，事后我才看见腿上碰了鸡蛋大的一块淤青。

站起来我就喊，爹！

爹！

你吃死呀你！

你不看看我弟快撑死啦你！

你就吃死吧你！

爹这才放下饭碗转过头来，爹说，虎牛儿，虎牛儿，你小子真他娘给我丢人呀你，你个兔崽子才吃了几碗啊你，倒他娘×的吃不动啦？

看我不揍死你个狗日的！

爹一边骂，一边就把鞋脱下来举在头上，看我不揍死你个狗日的，看我不揍死你个狗目的！

院子里呼里呼噜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，大伙都从饭碗上抬起脸来看着爹手里的那只鞋。

我扑到二弟身边，二弟的嘴唇憋得青紫青紫的。

我拼命地喊，爹，爹，快救救我弟吧，二弟真的要死啦！

满院子的人都吓愣了，吓傻了。

人人都端着个大海碗，张着嘴不说话，也不吃面。

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只有二弟那张青紫青紫的嘴，和那剩下的半碗红棱棱的面条。

二弟临咽气的时候对我说，姐，我太饿啦，姐……从老家逃荒出来一路上二弟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，成天揪着我的衣襟说，姐，我饿啦。

二弟，二弟呀，你都活活撑死啦你，你咋还说饿呀你，看看你这肚子吧，硬得都成石板啦，你咋还说饿呀你？

弟，弟，你倒是说话呀你，你咋不说话啦你……爹，爹，我弟真的死了，他真的是撑死了呀……

爹举着鞋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把那只鞋死命地朝自己头上打，鞋底子上的黄土落了一头一脸，爹说，虎牛儿一，虎牛儿——！

娘手里的粗瓷大海碗哐啦打碎了，还没等娘站起来，就猛一弯腰，哇，把吃下去的面条全都吐到地上了。

那一回，矮人坪的人全都聚在院子里。

等到他们全都站起来，我才看清楚这一村子的瘸拐到底有多矮。

那一回我才看见撑死的人能把嘴憋成什么样。

明晃晃的太阳底下，二弟的嘴青紫青紫的，黑得疹人。

办完了喜事，也埋了二弟，我送爹娘和弟妹们离开矮人坪，送到村口的土崖底下我站住了。

我说，爹，娘，我不送了。

以后，你们别来看我。

也别叫弟弟妹妹们来看我。

也别给我来信问讯我。

我啥也不想知道，啥也不想看见。

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

我就在这儿守着二弟，我怕二弟一个人在这儿孤孤单单地想家。

赶明儿，我就死在这儿，跟二弟就个伴儿。

爹就哭了。

娘也哭了。

弟弟妹妹们也都跟着哭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我说，都别哭啦，哭啥呀哭。
这不是有一口袋玉米。
二弟死了，人家不是又给赔了这头小毛驴儿。
照理说咱的人是自己撑死的，人家犯不上再赔啥了，人家赔是人家心眼儿好。
管他人高人矮呢，心眼儿好比啥也强。
女人就是女人，再走到哪儿，不也是个嫁人？
我不后悔，真的不后悔。
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二弟，我要让他少吃一碗面，他也撑不死了，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他，我那会儿也不知是咋啦，睁着个眼啥也看不见，就和个傻子一样。
我真是后悔没看住二弟，我要是看住他，说啥也不能叫他吃最后那一碗，不吃最后那一碗，二弟就能跟着你们回老家了。
爹还哭。
娘也还哭。
弟弟妹妹们也都是哭。
我没哭。
我哭不出来。
我说，都别哭啦，哭啥呀哭？
再哭不也是个走？
都快走吧你们，都别哭啦你们。
你们不走，我就回村啦我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编辑推荐

《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》属《收获》50年精选系列·长篇小说卷三。
在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，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。

<<无风之树·九月寓言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